東川劉文簡公集

去思碑

大名太守李公去思碑

往歲余弟台選補濬縣令縉紳大夫相與賀于朝問於廬曰濬屬大名大名守李公賢者也夫令秩卑事冗而民有知有愚有桀悍苟非剛明直諒者有所職於上則雖志在愛民亦甲可乙否莫得施矣而公實其人也君之遭值不可賀乎余謹識之踰年則御史旌異屬吏之章上必曰某郡御史旌異屬吏之章上亦必曰某而濬人之至京師者問其守則咸曰吾儕

小人非公無所恃以爲生也余益信公之惠利宜於民人聲實流於上下蓋古所謂循吏者矣未幾有耆耋數輩自濬重趼來謁余曰辛苦父老胡爲抵此曰吾徒願有復也吾儕小人荷吾守休養煦嫗者已十年有奇比秩滿民怨其去嘗抗疏乞留蒙

天子聖明晉秩仍假撫我民亦浹三歲矣非分之恩不可荐干則合吾數縣之人立祠以祀之解履以識之維是建碑以紀德非吾蠢爾之徒所能爲也敢徼惠於執事余詰之曰父老信愛爾守而亦可槩知爾守之賢矣君何施何爲而能率爾至此且守之意不

欲將如何父老曰吾知紀公之德使吾人洎諸子孫
諭公德於我而我不忘於公耳不虞公不欲也且公
之設施運用夫豈能與知吾但知吾民之安於田里
而已蓋向者吾民之繇常不得其平矣自公至而貧
富各安其役退無後言向者刼奪充斥吾民常不得
按堵矣自公至而山行野宿外戶恒不閉向者田有
荒蕪矣自公至而地多墾闢罔有遺利向者民常不
安其鄉矣自公至而流逋四歸人盡土著故十數年
来馬有生二駒者麥有一莖二穗者禾有一莖三穗
者而皆莫究其所致然逆數他守時則皆未有然者

以是知公之所以惠我民我民其曷敢忘也言畢若將哽咽有不能盡於辭者於乎是何公之得民如此其深耶昔孔子爲政其初謗之至三月而後有衮衣章甫之誦子產從政一年輿人曰孰害子產吾其與之至二年而誦之曰子產而沒誰其嗣之夫一聖一賢其得民之難猶如此今瀳人於公不惟思之而且欲紀其德於不朽而又必於解任之後乃無所爲而爲者其與古之不伐甘棠墮淚峴山者同一遺愛之誠也故樂爲書之旣使他日傳循吏者有所考且以見瀳人之勤渠懇惻不忘乎上而又喜吾弟之爲邑

長於斯其令易行而政易成耳公名瓚字廷玉山西臨汾人

岳州太守李侯祠碑

李侯諱鏡字文明世爲弋陽人起家進士以刑部員外郎守岳八年升陜西參政去岳今踰一紀矣而民猶思之乃於僉憲方君行怨按岳相率群訴於庭求爲立祠以祀曰使吾民之思侯者庶幾藉以遂其如見之心耳公曰汝侯之廉慎端重余既親薰而炙之矣然其所以感民之思俾芻蕘勤渠不替雖既久如在郡焉者是何也亦可得而聞乎則告曰侯之德惠

所以建白於上而敷施於下者非獨吾郡之人衣被之蓋凡荊楚間多波及焉而亦非吾輩所能悉也獨其見諸外雖僅有可述然亦粗迹耳顧侯之慈愛仁恕則亦可以是而槩其餘郡城陵磯距城半舍許中匯白石稚家二湖每洞庭漲溢則渺茫無際往來者非但苦於迂遠且多覆溺侯始築堤利民遂以其姓名之學久傾圮亦逼隘士無所歸宿侯克斥並學之地建廟設像如式復增廣學舍使士居之郡未置社學民間俊秀無所於育侯始爲之而里巷迄今絃歌不息廩庾舊存虛名一遇大侵坐就斃者夥矣侯悉

令罹法者贖以米穀儲積民賴全活荒田隙地舊無所開墾侯檄其屬聽民耕植而流亡者始有歸業同庭有鉅寇糾合亡命恃險爲藪澤侯擇吏授以方畧擒之黨與潰散闔境獲安屬邑頻造江淮濟川二衛馬船百餘艘中坐消耗過半至是所司奏復侯上章具陳困憊之狀且以職辭獲免歲嘗大旱禱莫應侯曰山林川谷能出雲爲風雨祀典所載也況君山洞庭而可遺乎乃檢故牘得 國朝爲守者奏定祭格如式祭之果大雨遂立祠春秋致祭澧州歲頻旱侯至其地道出萬人坑問爲州之遺殖乃惻然嘆曰一

婦含[illegible][illegible]致旱如此坑究可詳耶即令有司祭視厲壇之儀未畢而雨是秋大熟郡民弗戒於火烈風大作侯稽顙籲天曰某或貪墨蠹政天即降割於我毋恣虐[illegible]以毒我民風遂息邑三涪泉舊爲民利尋侵奪於土官侯至其地口占數語曰三涪泉洞竇奇哉一日三潮湧水來灌溉田疇三十里可憐都富惡人財其人感悟即訴所司還爲民業凡此類皆入耳熟者故畧能道之其他如表忠烈旌孝行辨冤抑奉法不阿愛民不倦盖未易盡言而人亦莫能盡知也公曰誠[illegible]是固宜民之不能忘也昔文翁興學李冰鑿

雖堆而蜀人祀之朱邑之廉平不苛邵信臣之興民利而桐鄉南陽祀之况公兼有其美者乎且公以叅政陟總憲河南尋轉浙藩方伯卒今又三閱寒暑矣其懿行豐功錐播於官評物論而其聲勢固已漸滅銷盡而岳人乃獨思而欲祠之如此則其實德之固結民心可知而民之所以思公者殊非有所為而為矣是不可沮且可因以勸勵將来遂属太守張君孟賢為之盖孟賢篤意惠民者也未幾卒繼節推于君大方董其事比張君質夫以刑部尚書郎假守爰偕貳守施君益踵成之既落成属闔郡士詣余紀麗牲

之碑余嘗聞岳之縉紳有曰李公惠政不止築堤然即堤之築計今餘十年民不爲魚者何啻數千人則公之祠於人固宜然非有諸君子之能酌民言以樂成人之美則固有陽擠陰沮而惟恐出於其上者僉憲公英明直諒方以循良責吏治而賢夫諸君又一時有司之良也故能成此典績是皆有可書者因序而系之以詩其詞曰

思我侯於赫厥聲旣和且平鋤梗植弱不震不驚農安於野孰厚其征黍稷歲登庶績聿成思我侯起自南服爲州之牧執憲靡頗不威而肅孔堂言言祭則受福青青衿佩會聚如族思

我侯不懈於位亦罔或怢去害如焚弗遏其利洞庭湯湯民之攸厲我公有堤百世之惠思我侯鰥寡有所庶民安堵旱魃方虐沛然而雨維彼黠寇依其險阻俘馘于庭式歌且舞思我侯恭懿温純為時良臣瞻望弗及譬彼參辰尸而祝之于江之濱歌公之德啓我後人

重慶太守何侯去思碑

重慶太守何侯擢四川憲副兵備敘瀘之地去之日民之耄稚泣送者塞途如赤子失父母皇皇焉不能終日乂之其耆老丐致仕知縣李垚請余請曰侯之

牧愛吾民吾民之感侯惠愛蓋有孚於中者而恒以速遷爲懼茲遷秩去矣而民思之鬱陶不能已顧未能形於言公盍嘉惠以勒諸堅珉庶幾知民之不能忘侯者非矯飾也余聞而惻然遂進耆老詰之曰侯之廉潔無私以愛利爲行余固知之矣而其所以致若斯勤懇如此非有眞德實惠浹於人心未能也亦可得聞乎耆老曰侯之惠愛數其事雖更僕未易盡而其心則有可言者蓋侯外寬內明不務敢擊以厲威脅衆而果於去惡要使人各安其業於田里而已其視民瘼如慓瘝在身不忘決去其視吏民陷於法

者則恒哀矜不以文內之正德丁卯歲大疫貧者但待斃矣侯亟市藥命醫官張盛叔㕮咀沿門散之得不棄於溝壑戊辰歲大旱民心惶惶侯齋戒徒步率僚吏徧禱郡內應祀神祇應時而雨己巳歲大侵民饑多不能舉火侯力請於所司減價糶倉庾儲粟民賴全活是歲多虎害民至不敢輕出戶侯爲文齋戒禱城隍之神分遣能吏率人擒捕民居弗戒於火延及公宇侯籲天請禱已而返風得息自莅郡郡中清靖號無事侯乃日集郡邑庠諸生於凝道書院設師席延侍御姚公爲主講明道藝而以時考校加懲勸

焉又舉鄉賢之未從祀者以歆厲風化蓋自侯之至也刑非不用用之而能屈其心人無所怨罰非不行行之而能體其情人無所苦故民樂耕於野商旅樂趨於市士樂於藏脩而奸惡豪右則潛屏於閭里若是而民安得不思乎余聞之乃惕然而起曰有是哉侯之惠愛也夫古之稱循吏者不過曰謹身帥先政平訟理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而已而世之仕其寬者容奸慝民不知有法固非也而嚴者又文深刻害吏民視之股弁不啻蒼鷹乳虎至於好立聲名者則又多誅求以媚人而不知有民故每於其去恒謂其

原缺

日莅郡城南謂余同年友也屬銘神道碑公諱淳字
宗厚世家廬州府合肥縣祖諱致陜西按察僉事父
諱鎰皆以公貴加贈如其官祖妣李氏妣何氏贈淑
人公自幼穎異稍長受業於李都諫琎雅以學行聞
者即爲所器重許嫁以女後累封淑人成化丙午領
鄉書丁未舉進士出使 趙府比歸力郤餽遺弘治
戊午除知湖廣瀏陽縣廉明執法縣每歲田賦八萬
四千石有奇逋負恒過半公廉其弊逮繫包納渠魁
張源洪三人且語之曰若今日能完明日固良民也
已而爭納即不罪源洪等感泣肖公像以祀貧民措

怨富家多食野葛死圖利塟瘞之貲公榜示弗理惡
俗頓革居三年政多仁恕縣舊有飛鴻閣祀楊龜山
人懷公亦建張公餘韻樓祀之癸丑擢監察御史激
濁揚清綽有風裁時科道坐言事下獄公抗疏申救
有曰　陛下置科道於法是欲障蔽其耳目也然天
下之耳目不可障蔽疏入　詔釋之罰月俸巡視牧
馬草場疏陳分草場以便牧馬守成法以隆大孝處
歸化以杜不虞三事兵部議奏　上悉採納仍禁奏
討者按治貴州民夷雜處舊務包荒吏積弊爲民蠹
公一治以法時都勻有王和之叛普安有阿保之變

巡撫者謂未易撫亦未易征公揭榜招諭王和即散黨與見公於烏撒公爲直其枉惟阿保執迷如故公調兵擣其巢穴擒之招撫餘夷五十九寨疏奏歸功武弁縉紳多之代還擢知吉安府吉奏訟延蔓者多恒越境逮繫公止問結其非誣者所傍及亦不過二十人郡中給引例有堂食錢公悉付縣給公用以免歛於民他惠政多類此要皆盡心民事者又建信國祠以昭忠烈建忠義祠以表先賢脩學舍以育生徒所以振作學校者甚篤故觀風使至咸奬勞疏薦正德戊寅轉四川按察司副使兵備松潘松潘古維州

之地西連北魯番東南沙壩阿洞實諸番元惡淵藪
公至撫諭利害仍責通事熟番細開其趨避之路已
而二元凶從肆毒公簡諸將授以方畧圖之悉相繼
就擒邊儲自內地飛輓官攢恆盜賣觧戶公置簿各
倉令監收官填註每半月一報仍給號紙記出納以
革之巳巳擢南京太僕寺少卿馬政之弊積為民害
公咸思計處民得不擾壬申擢應天府尹公以根本
重地務思寬民諸守備議流賊充斥欲括粟為軍饟
公曰民正無聊難括本府寄貯巡江紙倉庾蘆蓆及
籍沒犯人財產價各若干宜用易粟有沮者公奮然

曰若民急致禍孰任其咎卒如公議癸酉擢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民懷之無計攀轅集常行政
蹟爲十思致感慕意至鄖陽適劇盜新敗公即疏擇
將領率兵於房竹各縣邀截會　勑下如所疏盜遂
擒捷奏降　勑奬勵復遣行人劉點齎賜紵絲二表
裏白金三十兩尋轉巡撫保定兼提督紫荆各關公
感激受知於　上盡心所事時邊寇警急公奉
璽書經畧嚴督三關官軍防禦凡隘口則簡下班官
軍操守後虜寇偵知遁去三載奏績進階通議大夫
蔭子相國子生乙亥懇疏致仕　詔以公累奏有疾

許馳驛回調攝公歸即卜居城東措屋數間尊教子
孫先世屋廬遜諸兄弟自家居出入無與鄉人若不
自知其顯達者李淑人先五年卒子男二長即相次
標府學生女二長適國子生李時鳳次適府學生湯
盤孫男二長照次　公天性孝友每懷祿養未及先
人與諸子弟言輙哽咽流涕操心仁厚雖素所甚惡
者見罹患難猶思救援其行誼如此爰系以銘辭曰
世稱風憲綱紀攸司淑慝臧否非才曷宜偲偲惟公
秉性忠懋隨所任用揚清激濁抗疏臺端敢犯
天顏忠義獲伸力若移山復當牧民保之如子去若

邵杜懷恩無已平寇鄖陽遏亂畿輔孰能爲防民以安堵方膺　寵用鑒於止足懇辭歸田克敦流俗乃倐令終罔不盡傷劉石系辭昭示周行

墓表

明故病隱處士王君墓表

病隱處士者浙之隱君子也少負大志繼以病業不克究乃杜門不出非其人不相接每朔望則肅衣冠晨謁祠堂當祭祀非疾未嘗不與人高之謂爲病隱蓋非病莫能隱也君亦因以自號云君諱玭字永潔姓王氏其先錢塘人五季時有諱從德者仕大理少

卿值兵亂棄官家黃巖之寧川是爲君始祖至高祖諱士傅曾祖諱鉉又自寧川遷邑南門故今爲黃巖人祖諱全祿隱德弗耀曰南耕處士者則君父也諱阜尤著行誼邑令周旭鑑以嚴爲治慍答箠者輒多死南耕以匠籍爲里戸所負當根逮弟懼不能免固請代行乆乃許之已而亦獲免母李氏賢而有德處娣姒不知有爾我之嫌故君之教於家也所以飭治其躬者一視其父不少違每舉語諸子弟曰汝輩能若爾祖之篤同氣之恩斯爲吾家弟子矣又舉語諸室之人曰汝輩能若爾祖姑之處娣姒爲吾家婦矣

以是庭內期功之親幾六十指而怡怡翼翼不聞疾言遽色事親孝愛南耕年踰九十每寢食無故必親候或不能候則遣問至再心猶未已從子孫官刑部郎中君寄詩有曰若得來看百歲祖何妨遲做十年官刑部郎請假歸覲今宮保守溪王公遂用詩分韻合諸縉紳爲壽人以爲榮而又因以知君之友愛之孚也比南耕沒家政一總於伯兄不敢專其綜理則計所受業酌子本以差給之本廉者息盈豐者稍殺不肯以一毫自利田廬所入輒先計賦稅而後節量給用曰吾了此心始安耳居常讀書喜吟咏所著有

病隱小稿奉身儉約酷厭世俗華靡之習故述懷有曰喫惡飯着惡衣容膝之外非吾廬其志尚可知也其所更歷事及所聞異於常者日抄手記不厭或復臨之衆莫知所處君徐檢以示與人言不能欺人有所質者言輒屈其心而去於乎若君者非特泣者耶世競馳騖顯膚而每矜眩蕩惑為州里害視君雖沈淪其敦厚㢘約可以化誘鄉人使獲究所志其於世教宜何如是用書之俾表於墓知君之病而隱亦非徒也君卒正德已巳八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八配蔣氏有内行生子男四長燁邑庠生次烈次熑舉

進士今爲工科給事中克勵名行次炫女一適名族孫男七孫女二其葬從先兆在古壕頭之原君常語諸子曰吾見泥風水說者朝更暮改父蔭于北死而有知心其安乎吾死第昭穆叙葬使吾同氣相依猶生之日可矣故諸子遵治命惟謹於戲其不惑於異說亦豈易哉

山東按察司副使謝公墓表

弘治甲寅五月十九日山東按察司副使謝公以父没守制家居卒越二年其子樞奉柩葬巴陵縣酌馬家灣之原又越十六年而屬余以表諸墓非敢緩也

蓋有待也公諱綱字振倫素軒其別號世居岳州之巴陵延壽鄉祖諱必清父諱文德以公貴封監察御史母吳氏封孺人公幼有至性甫七歲御史遣游家塾踰三日見其師以非禮辱詈弟子歸告於母曰恐及我也不可以為師遂不復去稍長業日進乃補邑庠生負深為提學王僉事所器重與同邑方昇皆以異等課程後昇第進士為御史公於成化己丑亦第進士初授江西瑞州上高知縣將九年始陞貴州道監察御史又越八年為弘治戊申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公寬簡端嚴臨民一以牧愛為主故所至著聲績

惟鋤強則任法不少貸在上高邑號難治民有鄔姓江姓者恃豪富不以時供賦役人號爲鄔不移江不動公書短楮諭以畏法改行當爲太平良民否則欲悔無及也令耆老之有行誼者持往示之即率子弟闔戶詣庭輸賦受役自後果爲良民俗多健訟公讞斷平恕箠楚亦不忍輕加民無以爲寃者洎爲御史亦不少變在四川勾稽戎籍時著令以得軍數多寡爲殿最故每務加深刻公但任法而行耻以是徼名民至今德之按治河南尤稱得體適鄉試公防奸摘弊立法精密故是科號得人懲吏贓汚不假以情而

亦不務文致人無怨之者尤究心吏事凡一時典革事例問無不知雖老吏亦心服性孝友母弟三人次紀早卒次緯次綬當異爨悉讓與舊所置産不取其所自置器物則均分之比屬纊無他語但曰母在而不逮送終一憾也三代未能封二憾也平居敦尚朴素衣不盛飾食不重味酒不過四五行居官踰二十五年澹泊之甘終始一致縉紳重之咸謂不愧素軒之號也公卒時享年五十八配王氏封孺人賢而有德男二長即樞鄉進士後公 年亦尹瑞之高安政務惠愛與公不異擢太僕寺丞次極以義授八品

散官女三皆適名族孫男四曰佑之保之申之與之孫女六曾孫男二公與先君子同年故嘗得侍杖屨知公治行綽有前輩風節惜位止此而未能究其所蓄負然即其所已著者亦可得其槩矣是宜刻石墓左固不但風厲一方而亦豈忍使之泯沒無聞哉

明故晉安州知州曾君墓表

晉安州知州曾君諱珙字廷璧其先南豐人系出宋中大夫易簡之後五世祖諱明遠者元泰定時通判全州卒其子乾復扶柩道出零陵值兵亂僑寓司馬塘已而遇害永州子以忠復挈家走祁陽入

國朝遂占籍焉今爲祁陽人祖諱福祥父諱恭母張氏君少頴敏日記數千言經史子書多能成誦比長學成遂領景泰丙子鄉薦卒業成均爲司業張公業所器重與羅一峯倫相友善久之就選銓曹得知廣西鬱林州未幾以喪歸服闋除雲南劒川州又以父憂去任起復再除普安州所至皆有殊績在鬱林城初陷於苗冦鎮市村落無復烟火君至爲給衣粮牛具以撫綏之又設斥候以防冦掠民漸獲安業有蠻酋周公勇者所部五百人既降復叛居民苦之君單騎徑入巢穴公勇惶懼出迎道左君笑曰吾爲爾来

乃召集羣蠻於前語以禍福其詞旨明暢公勇等即
稽顙曰謹奉命乃約以田七千畝處之更其名爲公
善請於巡撫都御史韓公雍給章服立爲把事使領
其衆公勇感激改悔自是民得無苦在劒川有土官
趙賢者與麗江沐知府搆怨連歲舉兵毒延於民君
召賢飲傾心以利害諭之賢聞而慚悚曰願自今悉
改過又至麗江語沐亦如賢者沐喜遂設休兵之宴
歸虜掠反侵田以白金百兩金花二枝及綵段綾絹
爲君壽君固辭乃送至劒川曰感君活我數千赤子
之命如不納是疑我而吾輩亦未能安心也君不得

已受之給爲脩學費自是二家結好民獲安堵州有地延袤四十里其魚利悉專於官君籍貧民百五十家令三家置舟一網罟各一分爲五班每二日而一班漁於中小者勿取故池魚蕃息而貧民得有所資先是民習賢之令以射爲尚至是設鄉校立師教之民始知有禮讓在普安土官隆昌以白金若干兩助脩公廨君固辭或勸不可拒以生嫌隙君曰夷人重利受之彼固無嫌不受亦未必不爲德也其治行如此居家篤於孝友母嘗患手疽君每夜焚香籲天願以身代父病親嘗糞以驗差劇在欝林剱川時以俸

資寄兄購置田畝繼析釁悉讓與不分配成氏同邑名族子男三長翀貢士初任四川青神知縣今擢瀘州知州次翼次翀女八皆適名族孫男三希夔希皐希大孫女二曾孫男一以正德戊辰十月十三日卒享年七十有八越明年葬于永興鄉祖山塘又明年翀請余表諸墓嗚呼其脩於家而莅於官者焯焯如此固宜書以詔其後之人不可使其無聞焉耳

明故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閻公墓表

國家豐芑之澤沾溉於海宇者百餘年至我

憲宗　孝宗皇帝在位得賢爲盛一時公卿大僚雖

各以所長自見而名有不同要皆端恪謹畏務於脩
飭及權奸彙征無以自容於是相繼而去矣若太子
太保兵部尚書閻公亦其一也公諱仲宇字參甫別
號恒齋世為隴州人曾祖諱才順以隱德稱祖諱秀
以公貴贈右副都御史祖妣劉氏贈淑人父諱璿舉
貢士歷教諭贈右副都御史母王氏贈淑人公器宇
魁傑資性敏悟舉成化乙未進士初授知河間之鹽
山縣務於興革利害人甚德之越三年績最擢監察
御史按治淮揚廬鳳四府發奸擿伏風裁著聞時當
錄囚公不泥於陳案平反不啻數百人民仰之為立

生祠初被　命巡按當就[illegible]擢象龍所親者公
至卒按覈如法少師鈞陽馬公巡撫其地亟加嘆賞
日是不負於職矣丁未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
清持法如御史加嚴奸宄為之屏息間有獲罪被重
譴者亦心服以包老稱之有妖僧聚肩輿率其徒號
為彌勒佛惑衆公械繫正之以法居六年稱弘治壬
子擢浙江按察使去之日[illegible]稚相泣送者塞途在浙
江梳剔吏弊殆無遺孑擢[illegible]布政使公以乂廣臬司
悉民利病乃大加振刷一[illegible]吏無所售其奸未幾擢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illegible]廣兼贊理軍務會土官

有搆兵十年者其荼毒波及[illegible]民聞公威名悉解散
酋冠弗靖公遣官撫諭頭目若乃請於
朝率師征之破其四十餘寨擒斬酋惡以萬計捷奏
晉左副都御史食從二品俸召還視院事錄其子儒
爲錦衣衛冠帶總旗大同宣府有警芻粮告匱
命公督理當　陛辭召於暖閣面諭加賜白金二十
五兩紵絲衣二襲公至召商中納移督逋負各鎮充
實虜人知有備遁去尋遷兵部右侍郎比事竣還京
適　先帝賓天虜人覘知入寇邊　今上嗣位復
命公按視至則簡練將士防戍要害虜亦隨遁當還

仍
命務馭大同官軍功公華其冒濫者二千有奇
與論服之比歸轉本部左侍郎未幾擢兵部尚書公
益感激圖報會南郊賜蟒衣三襲
命兼提督團營已而權奸用事志不能行乃上疏引
疾求退　上不許遣中官挾醫至第診視
賜粳米酒果復疏辭　上許之賜璽書加太子太保
馳驛還鄉月給食米四石歲給輿隸四人仍加授子
儒爲百戶至壬申八月十二日以疾終享年七十二
公質任端恪襟度宏遠自幼即偕其兄仲實自相師
友厥後兄以進士歷官河南參政友愛之篤終始不

渝其居官不隱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干名侃侃著風節故自發軔敭歷中外以極於崇顯者以此而亦以此不久於任其純謹敦朴則信古之所謂忠實者世豈多得哉配仲氏贈淑人先公卒繼娶袁氏封淑人男五人長即儒次佑蔭太學生次傳鄉貢士次倬次倖女五人皆適名族孫男七人鏊鐩鉦鍔鑾鐺鏜孫女八人公卒有司以聞 上加贈太子太傅命有司如例祭塟可謂生榮死哀矣其孤儒葺樹碑墓左以表厲余遂叙而書之俾昭示於後於戲欲知公者尚有考於斯哉

明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墓表

於戲此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之墓也公巡撫江西適寇盜充斥時姚源華林爲巢穴所至攻城刼庫虜掠殺戮民罹荼毒甚公督屬極力擒捕勞心焦思至廢寢食遂遘病疏乞歸調理

上念其勤勞特許之時正德辛未冬也越二年癸酉病漸愈將復起用竟以前病不起

上聞之命有司賜祭如式其子子京輩乃卜葬於吳縣王山先塋之次而謁余表於墓公諱哲字思得世爲吳江人曾祖諱湜祖諱恭皆隱德著稱父諱宗吉

以公貴初封監察御史後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母于氏母沈氏初封孺人繼封太恭人公生而器宇軒豁負性英敏少長誦范希文先憂後樂之言即慨然企慕弘治己酉始以明易舉於鄉明年庚戌第進士又逾年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奉

璽書清戎福建兼理塩法故事清戎者以獲軍多寡為殿最時有誣平民為軍者千餘家歲久逮繫不決公至一訊即為辨之有實為軍而隱漏於吏胥人莫能知公設為科條遂無所售其姦歲清出以萬計所理塩法利弊尤多興革滿三年還任巡按廣東廣東

潯南海屬吏多安於縱弛且和買害及商賈人莫耻其非公槩以法禁之一時媮惰之習盡變有劇賊陳光勝者糾衆流刼公申明賞罰之例督守巡官擒捕不旬月渠魁授首民獲安堵南康縣十三村人多凶悍習爲寇鎮巡者會議欲盡剿絶公言如許之地豈無一二良善若盡屠之則玉石俱焚矣况或激變乎遂率廣州知府輕騎徑入其巢穴諭之許其自新老幼踴躍感悔曰王使君来活我也黨即觧散公乃設土里長以約束之其地遂寧未幾以憂去民號哭送者如市服闋巡按江西風釆如廣東而加嚴時鎮守

者自矜其持守每怙勢陵侮縉紳公劾其不法數事人咸避之而彼亦始惕然無敢肆所在多寇盜有司畏罪隱匿以為常公會鎮巡議剿捕遂得首惡王明及其黨若干人　上降勑奬諭既受代還擢山東按察使尋遷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提督操江巳而江西盜復起廷議舉公巡視以前此按治有成績也公感激遭遇不知自恤而因以遘病不起矣公生於天順丁丑至是享年五十有七配申氏贈恭人有賢行先公三年卒子男五人長子京次子東子家俱補學官弟子貟次子朩子术女三人適舉人吳涵次

適太學生徐勳次尚幼公平生愛晦菴讀好書行好事作好人之語因自號好齋爲人嚴明仁恕而尤愼於聽斷故所至著聲績在江西有民家女奴亡者仇家訟民殺之民迫於勢亦誣服公察其誣密求得女奴出示其父母民遂得辨有大家被盜誣告所疑者於官置以法公廉得其誣釋之後眞盜果出事親孝雖旣沒哀慕如一日每值忌辰輒號泣不御酒肉處兄弟尤友愛弟敏早卒撫其遺孤恩意甚至於戚公之篤行形於家而著於官者如此使獲再假以年其猶用不止此而其功業尤未可涯豈固有命而不得

大仲其志耶是宜書之畀於其子子京鑱諸墓道於
戲欲知公者其亦有所考矣

明故司設監太監陳公墓表

正德九年十二月六日司設監太監陳公卒訃聞
上命司設監太監何俊尚膳監左少監秦忠治喪復
命太監覃瑄諭祭仍 賜賚鏹五千貫爲賻而陞其
義嗣錦衣衛百戶陳鑑爲副千戶陳斌陳英冠帶總
旗及充勇士者八人既葬鑑輩謁余表諸墓公出廣
西馬平縣世家初姓熈天順間入
内庭改姓陳故今以爲氏其諱達字逵道生而資性

欽慕在成化時　憲宗皇帝慎簡讀書者盖欲重任
於將來公於癸巳被選讀書內堂日有開益戊戌
孝宗皇帝在青宮緝熙問學公又以端謹被
簡隨侍朝夕講讀丁未　孝宗皇帝登極遂擢奉御
供事　乾清宮尋擢司設監右監丞篆書弦事弘治
戊申轉左監丞復擢右少監己酉轉左少監明年遂
擢太監　賜內府乘馬以寵異之癸丑
賜蟒衣玉帶歲加祿米十二石丙辰
命於顯武營管操丁巳又被　命體量
益府事宜盖公持心謙厚臨事不苟隨所任用克副

上意故簡在　帝心而獲　寵待如此庚申奉
勅鎮守山西至則省諭所屬禁奸慝招逋逃撫流離
凡利弊之當興革者以漸行之不激不隨人心大悅
其於身所當行者殫慮竭力不告劬正德丙寅乃以
勤勞嬰疾遂抗疏乞休至京謁見
上慰勞至再仍　命視事司設監至是卒得年五十
有九鑑等卜塟於宛平縣香山鄉廣慧寺之側寺乃
公所創置其名額亦出　上賜也公爲人明達端重
勤於所事而詳審周密不務苛察故所至法行而人
自不敢犯在山西凡體量藩府事公平寬恕未嘗濫

及無辜人尤須之無弗受戴者若關隘之戍守邊防之備御又皆督所司整飭經畧盖國之老成人矣是宜書之堅珉以表於墓庶公之所以蒙列聖知遇暨上之優卹踰於尋常者非無自也於戲是豈但陳氏子孫所宜思之而不泯哉

明故奉訓大夫沁州知州王君墓表

君諱綸字大經姓王氏別號漸齋其先山西太原人元季有諱彬者始自太原遷於開州家焉是為君之高祖今為開州人曾祖考諱浩祖考諱佑以太學生仕為開化縣丞治有德化迄今人猶頌之考諱琮妣

李氏生子三人君行三君生而氣宇軒豁眉目疎秀識之者咸以爲偉人年十七始就學即刻苦研窮經史不以寒暑少懈遂大有所進益雖字畫亦端楷不苟至成化癸卯始舉於鄉越明年遭母憂哀毀踰禮弘治庚戌第進士初授常熟知縣常熟今蘇州望邑也賦役之征謅詞訟之赴愬甲於他邑而民風士習雖老於吏事者亦難乎馭之君恂恂書生也因事而治要以惠利爲主而未嘗設鉤距民用以寧其豪宗右族不獲於心者則亦多矣未幾調山西之浮山浮山僻在萬山中風俗惇朴非常熟類君治之不異常

熟而百度脩舉鄰邑之民恒起慕焉一時聲績發聞
襄垣民有以水田構訟者三年不能决監司擇委君
勘之君讞其辭一言而辯乂之以父憂去任去之日
父老咸擁集泣送至填塞道途不能行免喪再授平
陰其治行不異浮山尋擢徽州通判人咸爲君不滿
君將嗜焉君畧無幾微見顏面但曰窮達命也世孰
有能違之者乎正德丁卯擢沁州知州在沁將半年
以病遂懇求歸歸踰三年而卒時辛未孟冬十有八
日也距其生景泰乙亥三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七
娶侯氏出州望族賢而有德封宜人子男三長崇昆

早卒次崇慶舉正德戊辰進士授戶部主事以言事觸諱謫廣東肇慶驛丞綽有時譽蓋特立者次崇壽女四一適州學生馬永祿餘卒孫男二野田君資性仁厚而以禮法律身故其所至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而不務爲赫赫之聲及去後常見思視世之巧宦者之善事上官非直不屑爲亦恥爲之也則其仕途之顛躓亦何足異哉於戲世道之可慨者多矣如君不可俾無聞於後是用書之以畀其子以表於墓庶其操尚有所取焉耳

傳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公傳

都御史劉公諱洪字希範其先彭澤人元季有諱[illegible]範者仕至禮部尚書入　國朝有諱敏者爲給事中至高祖諱谷信始以戎籍隸湖廣安陸州徙家焉今爲安陸人曾祖諱成隱德弗耀祖諱讓贈資政[illegible]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妣高氏夫人父諱琮初母監察御史累封至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母陳氏贈夫人繼母吳氏封太夫人公自少倜儻警敏慨然有大志甫踰幼學即補州學弟子員以成[illegible]庚子領鄉薦戊戌舉進士初授山東陽穀知縣臨[illegible]強

毅吏民畏服屬廟學久傾圯公經營修建勞費不困
於民暇則親試諸生或與講解士多資益歲大侵郡
檄勸分於民公慮胥吏因緣爲奸乃召里長於庭扁
置一室俾各疏民貲產之貧富遂爲三等出粟人咸
稱之自後均徭亦準是法不五年擢雲南道監察御
史丙午奉　璽書巡鹽兩淮兩淮巨商淵藪法恒沮
於權豪公振肅風紀釐革姦弊卒無敢撓者戊申按
治雲南持法益厲時孟密背其酋主弗靖僉議召孟
養伐之公以孟密素不叛而孟養狡悍難制不可後
用之果如公議受代還以才識推閱諸道所上章疏

尋擢浙江按察司副使所至發姦擿伏人始知有法其僧尼庵院多蓄奸匿淫爲風俗之蠹公悉撤毀改爲鄉塾桐江七里瀧界於兩山懸崖峭壁舟行牽挽者值雨一人失足則餘皆被溺公督有司鑿石開道遂爲坦途其不爲無益之工多類此踰七年擢廣東按察使至則尤以洗冤澤物爲巳任令闢東西門俾訟者得徑訴於庭時東山劉公大夏巡撫其地屬諸司條陳利弊之當興革者得公論處海船待蕃人治猺獞諸事悉行之未幾賁州普安賊米魯福祐倡亂劫虜守臣　朝廷出師征討元惡雖就擒而餘寇未

殄銓曹議推公巡撫　上如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既至廡知餘冠阿方車等猶假息伺釁公召土官宣慰安貴榮諭以　朝廷恩威貴榮感激果率衆詣賊壘禽之而招其脅從者　上聞賜勑獎勞先是司徒公安王公試總督軍務建議安南設參將雲南平夷設兵備新興亦資孔驛各建城

上下巡撫議處公奏疏畧曰普安之變非由於無官乃官非其人况安南距普安普安距平夷皆僅二日程普安既有都指揮守備而安南再設參將貴州巡西既有兵備副使而平夷又設恐致擾民其新興亦

資孔皆舊築有城但增築平夷舊城自可固守
上從公議甲子改巡撫四川時松潘夷人恃險阻截
路民艱輸運公疏請調土漢官軍及蜀藩護衛官軍
相機撫勦又議令都指揮僉事馬驄於鎮平至茂州
指揮僉事杜瑛於小河至平定各統遊兵巡視加以
遊擊將軍之名又請宣慰白寨夷人素不爲惡與黑
寨夷人不類毋自驚疑　上悉如所請後各番畏罪
乃還虜掠人及獻馬納甲誓不敢爲惡事聞遷右副
都御史尋以父憂去任　上念公勞効特賜諭祭命
有司治塋事其在任又嘗奏改松茂河道以絕番人

出沒關東路以平物價脩關堡以固捍禦重備峙以實邊用諸事皆行之免裘擢右都御史巡撫兩廣至則詢知惠州河源龍川興寧三縣潮州程鄉縣界於福建之武平江西之龍南重山連亘為寇賊巢穴兵至則稱聽撫新民去則刼掠民甚毒之乃上疏謂招安之計止宜行於化外夷民不可施於腹裏之盜遂陳征討督餉事宜請剿之 上從其議暨師出踰兩月元惡就擒奏 聞勑下獎諭仍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表裏庚午 召視篆南京都察院明年以繼母吳夫人卒守制比免喪每兩京尚書都御史缺廷議

即疏公名請縉紳士夫日遲其至而惟恐起用不速乃忽以訃聞其屬纊日寔乙亥二月十五也距生正統丁卯享年五十有九於戲惜哉配唐氏出州名族與公合德側室柳氏子男五曰釆曰槩曰槊曰渠曰梟釆早卒槩舉進士初授行人槊渠梟皆貢士女六長適貢士曹敏敬次適進士孫元次適貢士黎遵義餘在室及子渠皆出柳氏孫男二曰燮曰炳孫女三公姿儀魁秀動止端凝自家食論議英發即欲任天下之事及既仕所至見義勇爲畧不以難易爲行止故聲績發聞於 國朝名臣每以王忠肅之節操于

肅愍之忠勳周文襄之經畫余肅敏之機畧可法乎
居事親孝爲御史以父資政公及繼母吳夫人在家
即分俸資養母陳夫人先卒恒思不逮悲痛流涕遇
忌辰及劬勞之日則愴然閉門而卧士夫知之咸爲
詩歌以泄其思多至成帙題曰北堂遺養其接人應
物直諒坦夷恥爲脂韋柔巽之態旣卒有司以聞
上悼惜遣官諭祭二命有司治葬事其所廵歷建白
甚多今集成帙者奏議行稿僅各十卷詩文三卷皆
藏於家　贊曰古之大臣未有不以身任天下之事
而能著功名者若兢兢自守與夫患得患失視時浮

況以取容則名爲大臣亦何裨哉
國朝名臣夥矣如公所景仰四公者固各有所長要
其成功蓋亦未有不以身任而能然者公之所志所
取如此宜其所至異於人使居四公之任其功名亦
豈相下哉

直菴先生傳

直菴先生者建安人也姓楊氏諱士儆字敬甫祖榮
累官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
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父錫隱德不仕卒門人私
謚貞素先生先生生而岐嶷不羣見者異之曰此楊

家千里駒也旣出就外傅書過目輒成誦舉止詳雅特文敏賜告展墓歸每燕閑子姪環侍獨心奇之數呼造膝與語比長補郡博士弟子員授詩經天順巳卯被薦與計偕癸未場屋弗戒于火遭厄者十三四而先生體素羸㾌艱于步履是夜登高越險如坦途竟脫於難人以爲先世積慶所致殆不偶也入太學取友於天下所養益充聲稱籍甚時司成河東邢公嚴峻愼許可課得先生文稱賞不置自是暇則輒召入書室坐語移時已而遭貞素喪至甲午以舊例補中書舍人任公恪勤廼事出入有常度每朝參長身

玉立鬚髯奮張見者屬目未幾坐累謫廣東惠州衛經歷至則梳剔宿弊不以爲不屑也有致仕張都督者素豪横私役軍莫敢誰何先生立使復伍郡自守以下事必咨訪士之執經受業者屨恒接戶外故賓興得儁視昔有加焉六載秩滿考最當復任遘疾就醫於家爰築室所居東偏環羃圖史日寢息其中蓋於是浩然無進取之意矣弘治改元凡京官詿誤外補者詔量擢用陞桂陽州同知檄至所親勸之出先生歎曰仕貴知止老病侵尋安能復理繁劇邪國恩汪濊圖報在吾子孫勉之而已因以情白於當

道者得致仕時論多之先生天性孝友痛早失恃言及輒泣下第士儀蚤世撫其遺腹子旦如己出比長擇師教之卒底成立今爲考功員外郎爲人剛毅好面斥人然人諒其靡他咸以直稱之性儉朴雖處豐裕不事雕琢淫巧之技園圃悉令種桑麻蔬果無一花一石之奇以供耳目之好惟酷嗜古今書畫聞人有奇書不惜價購之所錄自唐宋及

國朝諸家子集凡數百卷皆手自校讐其板行者各寘複本於畫善品鑒一展閱即知此出於某人筆或別其真贗無差忒有詬其書淫畫癖者則應之曰不

原缺

與林都憲書

高千戶來蒙　垂念存問兼欲聞地方事宜無任感悚伏惟　朝廷軫念民艱博延公卿之論起執事於燕閒而付以一方之生靈所以委託之者誠不輕矣而　執事思仰承　德意乃博採羣策猥及於孤媿無以少裨　聰明然一得之愚亦嘗反覆思之久矣曷敢嘿嘿以孤　執事廣忠益之念乎惟地方之所以困憊致此者其受病之源亦多矣顧轉喉觸諱要未易言而亦　執事之所洞察也古人有言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

以今視之豈但汲多放手而已哉賄賂公行廉耻道消莫甚於此非可盡言者茲於東鄉之地欲拯目前之急則以孤計合招撫求易措手而欲招撫又莫宜於此時也盖賊冦之衆初皆良民窮迫於脅從而無可柰何者其爲惡則不過百數人而百數人之中渠魁亦止十餘人耳彼爲惡者亦豈遽然愛死要亦有司刻層計無所出而爲之其心誠以爲等死且少延喘息於須臾耳今攻圍日久計其粮食已盡而脅從者亦且欲出而無由以　執事威望之重彼固破膽甚矣誠密訪一二有司之激患者寘之於法乃出榜

榜示賊巢謂我於害汝而汝欲甘心者既已除黜罷汝等皆良民宜及時改悔盡從寬宥否則將草芟禽獮何苦不自求生路乎彼脅從而欲出者聞之必翕然而應矣而又設令如古人許賊徒自相禽斬赴官給賞而行之必信不務詐誘彼必自相疑貳如是則黨與之散者必衆黨與既散其渠魁縱負固自若計亦不多於是少延時月整軍士具器械儲糧餉及秋民食充足然後大舉而禽之未必不能如意也寇賊既除仍設兵備居守以鈐束有司撫綏其民使民之冤者獲伸弱者獲立則後患庶幾其可弭乎然前此

兵備亦設矣但檄取各郡邑兵快輪番戍守不免騷擾故人多稱不便而欲革之今宜別爲計處但使東邊二縣兵快守捕非有大寇不得調及他郡邑者而省其別差以移於他處則隣邑兵快無輪番之苦而所在亦有所恃矣東鄉之寇所宜處者大畧如此若夫全蜀之民凋敝亦甚矣如得明激勸之典使愛民省事悃愊無華之士得行其志而巧於趨事不知體悉民情者少懲一二以示有司趨向則民病庶幾其少瘳乎民既不病則人得安堵必不肯舍其妻子父母以趨必死之地也管中之見止於如此敢因詢及

惜告　左右伏惟　垂察不盡區區

策

試舉人就教職策

問司馬遷作史記班固作漢書蓋易編年之體而自爲一家後世作史者皆祖之今讀其書遷史有本紀有表有書有世家有列傳固史惟易書爲志無世家其名義安在歟遷固而後爲編年者亦多矣惟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綱目其發凡立例要以春秋爲法蓋益精矣亦可言其槩歟夫史者所以紀一代興衰治亂之跡不可不講也諸生將受任分教諸郡邑其於

窮經之暇非此不授蓋所以驗諸事者試爲我一言其旨趣則所以傳道解惑者亦可得其槩矣

行狀

封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楊公行狀

曾祖諱世賢不仕祖諱壽山　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妣　氏夫人父諱玫　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妣熊氏夫人公諱春字元之姓楊氏其先楚人元季避亂入蜀占籍新都今

爲新都縣人初父少保公以明經貢入太學就遠任爲貴州永寧州吏目卒于官二世父相繼沒公時尚幼隨母熊夫人護三喪歸會有苗賊之亂出入險阻問道而行雖在旅次内外皆有區別夜則當户而卧聞有謦咳影響之變輒驚起呼號竟夕不寐旣歸熊夫人脫簪珥以襄大事指公曰先公嘗言有此兒在他日不憂貧也免喪以熊夫人命入縣學爲諸生性頴異日記數千言顧無從得師家舊藏周易一部因取讀之晝夜研究閱七月遂補廩膳生以成化元年舉于鄉至十七年舉進士時其子今少師公爲翰林

檢討將迎熊夫人就養于京不可亟移疾歸熊夫人目巳瞑爲之復明居七年熊夫人每趣北上曰不可及我未老親被 恩命乎 孝廟嗣位詔至蜀申諭曰 新天子在上非汝自由時也乃強出弘治元年授行人司正司正淸望官也前此多以司副行人敘遷獨公初任得之時三原王端毅公爲太宰擬授之際顧謂少宰華亭張莊簡公曰老成人任此官固宜到官未兩月適有考察之令同官行履吏部亦以咨之所報皆合公議久之上疏請復行人職掌舊制數事如持節冊封徵聘大臣之類蓋前此多爲諸司借

差至是乃復三年秩滿太宰耿文恪公署其考問學該博心地坦平且語其屬曰此吾太學舊門人也知之薮真五年丁熊夫人憂八年服闋欲乞致仕親友強之以義起陞湖廣按察司僉事奉

勑提督學政以四月十四日上任或謂是日俗有所忌公笑曰吾豈欲久任耶考校先徳行而後文藝鑒別精審諸生試罷私相與語曰某甲某乙已而果然所至皆然比十一年鄉試所取士多公試首選者人以是服公之公明放榜後一日即上疏乞歸明日遂登舟藩鎮諸公百方勸止之公曰吾在官二年無日

不圖歸以諸公之意乃勉終試事今復何辭盖前此
巡撫都御史宜興沈公暉隴西閻公仲宇皆託試事
留之故云時子廷平舉於鄉會試北上中道聞之遂
趨荊州奉迎以歸十八年今　上即位用
兩宮尊號恩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正德
三年　特賜誥進封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麟
袍玉帶皆如少師公明年　加封少保兼太子太保
又明年少師公乞歸省不許　詔遣尚醫乘傳往視
疾愈奏復前無此比八年秋今太常卿正夫以少卿
乘傳歸省到家未盡一月轉太僕卿明年還

朝少師公復奏乞歸省仍不許 命有司以禮存問
有羊酒白粲之賜焉是年冬舊病復作旋愈十年正
月十三日立春猶賦詩有老疾自知今日退之句二
十二日遂至不起距其生正統元年十月十一日享
年八十遺命祔塟先塋勿遠擇地土勿太高勿乞塟
祭 恩澤配葉氏初封孺人累贈夫人以弘治十二
年卒公泣曰是與我共貧賤古人所謂糟糠之云者
忍使人繼之乎遂不再娶男七長廷和即少師兼太
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盖殿大學士次廷平鄉貢士
次廷儀太常寺卿次廷簡先卒次廷宣鄉貢士次廷

曆以少師公廕補國子生次廷中女四長適歸安知
縣張一夔次適成都護衛百户王恩次適郭楠次尚
幼孫男十人慎翰林脩撰悍愷鄉貢士恒中書舍人
恂鄉貢士忱悌慥悅懌孫女十一人公孝友天至熊
夫人性嚴事之最謹少不悅輒加箠楚公安受之恐
拂其意父少保公卒時二弟長者年十二少者八歲
公各輔翊之以至成立女弟遺腹生及笄請於熊夫
人爲擇配得今太僕寺丞麟又親教之以至取科
第登貴仕治家内外斬斬教諸子每舉古人嘉言善
行爲說小過必督曰我少時欲聽父教不可得汝輩

幸有我教誨顧甘于自棄耶及入仕又教之曰脩身正家士人分內事居官則以移之國與天下方是實用少師公入閣公時以書諭曰汝官任重凡事宜審擇義理以法度律身以勤儉治家勿苟狥人意安有所爲論太常君亦然與人交誠信不欺然簡直不曲初若難合久乃益爲人所樂親人有片善稱嘆不已未嘗及人之過而接引後進孜孜不倦新都自公始治易一時諸生多及門受業後相繼舉于鄉皆公啓之也在太學時與天下士假會饌堂爲文會辨析義理若引絲建瓴水亹亹不絕衆皆心服從遊之士

顯者甚多如太僕卿魏君玒叅政徐君翊知府邢君昭輩皆是也平生不讀地里及相人書而言多奇中在湖廣嘗行部至荊門及夷陵見學宮前隘甚曰人才不振坐是故耳屬其守闢之自是選舉相望至平江邑令言士不與薦書者七十年矣公謂今年當有之及試畢揚于衆曰吾得其人矣呼而語之即令江西按察司僉事黄君昭道也其年果中選如此類者甚多居鄉常以濟物爲心新都南門淸源河故有橋歲久而圮公曰邑人病矣我力能辦此撿度俸餘有白金數百兩盡捐之以興事 蜀藩聞之爲遣官督

其役曰是孔道也持節及朝貢使所必由顧獨使私家任之耶既成公親爲之記又嘗語諸子曰吾邑近臨省治生聚櫛比而城守不完天順末年趙鐸之變居人挈妻子倀倀然無所於避是不可不爲之圖會孫愼舉進士藩鎭諸公欲爲建坊表公再四辭之不可則告之曰與徒光寵一舉子盍移爲城以大庇一邑乎諸公欣然應之城成而廖賊之衆適至旁近州縣趨來保聚者無慮數十萬人皆歸德於公公曰諸公之功也吾何有焉於乎公之純德懿行如此而亦未能盡述然即此固古之篤行君子矣計至少師公

即解官守制有司以聞　上遣内官監左少監秦
用臨弔　命有司差官管理塋祭仍　慰諭懇留奪
情少師公再疏　上以情詞切準暫奔喪
賜勑給驛遣行人護送塋畢即回復　賜白金五十
兩寳鏹一萬貫綵叚四表裏米十石皆異數也少師
公奔歸將以　年　月　日奉柩塟于
之原以春在鄉黨後屬具狀告于立言者請銘於墓
碑於道春固嘗獲操几杖從公盖熏炙久矣誼不敢
辭而撮其大者如右以俟采擇焉謹狀

故資善大夫福建左布政使蔣公行狀

公諱雲漢字天章别號渝潜老人世家四川重慶府巴縣祖諱友才隱德弗仕父諱福以公貴封戶部主事至大理知府母張氏　封安人贈恭人戶部公精岐黃之術每有患奇疾者自遠舁至門求療公恒虚外室居之親酌匙劑調理比愈後去不責其餽謝有謝者亦不拒也至今稱名醫者歸焉公舉天順丁丑進士爲戶部主事端恪謹密爲尚書年恭毅公所器重尤嚴於執法嘗收畿内郡邑民輸納芻束攬納者無以投隙爲之地乃揚言欲祖擊之所親爲之懼有勸公少假借者公笑曰吾命在天豈此輩

所能害也執不變赴徐州收糧夜夢白面大耳冠方巾者送於家公曰汝爲誰曰我薛公之神贈汝以鐵劍一設有他虞擊之旣而值羣鬼擁隨公如其言輒仆已而覺莫知所謂舟經濟寧途下閘爲急湍衝覆見者以爲不可救矣頃之公手擊舟底聲聞於外人因捄之舟即自正乃知爲神所祐每詢神於人有徐老人者曰此神祠新主巢湖聞其像與夢符公於是每值時節必祭焉識者以此占公不凡矣成化巳丑用薦擢福建興化知府至則政尚簡要務以惠民爲本民甚安之其馭吏如束薪無所措其奸歷未三年

丁內艱將服闋銓曹廉其賢逆計其期疏補雲南大理府齎憑付之其治大理不異興化郡縣役故無成法吏緣爲奸貧民困以靠損怨讟載路公博訪輿議爲之等第凡役之輕重第隨其等編之貧富始均春秋祭丁禮樂之器廢缺不講公始一一如式製復請樂師教演生徒禮樂爲之大備在大理九年其愛民之心如一日每雨旱公祈禱輒應父老竊嘆曰公其德合於天乎何其心之所願無少違也去任既久民猶思之曰安得如公者再爲吾之父母耶秩滿至京會貴州缺參政或以擬公當道者謂邊方不可使公

之才識制不得施公聞之曰吾親日薄西山徃歲吾親謝世以覊於官守未得親殯殮今猶抱恨若得此可帶乘便歸覲固至願也乃奏擢補及抵任踰年復求公事赴京因假便過家時戶部公九十三矣公在京邸日焚香籲天曰吾父千百歲固人子之心也萬一不可必幸歸而一見視含殮則旻天之恩莫大矣已而還家踰兩月戶部公偶病遂不起人謂其孝誠有如此弘治改元服闋補廣東未幾擢福建右布政使尋轉左在兩藩近十年其公勤惠愛之政及於人而裨於時者居多歲丁巳年猶未至乃懇以老辭越

三年會其子恭爲吏部員外郎給　誥進階奉政大夫正治卿又越六年會上　兩宮尊號復進階資善大夫蓋優游林下者餘十年縉紳大夫過郡者必造其廬退而無不飲其德方嘆其福履之盛將躋壽不可涯而忽以微恙不浹旬屬纊矣時正德丙寅七月三十日也享年七十三於乎惜哉公爲人剛介端方未嘗以私干人而人亦不敢干以私其操履之清慎則終始一節常有售李虛中之術於市者時公自大理歸或以公之生年月日時所值支干試之批云五馬人間有一廉天下無人謂其術不可信而二句則

公實錄抑以見取信於人人也在福建夫人病革移外寢偶爲穿窬者盜失白金若干乆之爲他有司捕獲皆廣東柴薪之資其名識悉存人益信公之廉比致仕去任僚友餽贐白金幾斤不受又遣人出境強之公曰使可不辭何待踰境也後莆田陳郎中仁疏于朝謂如公之清脩峻節宜加寵異庶賢者益勸而貪者懐愧時雖未行其言識者韙之平居訓子弟過嚴及待人藹然和氣不見人過嘗曰事未必盡愜人情我苟是矣人尚見尤不必深辨求在我者而已矣每閑暇則端坐移時凡聖賢之書無不讀以究極

其微旨雖陰陽醫卜亦通曉晚年尤喜易學每與人接聞其言者各有所得而客氣自消其友愛二庶弟尤至戶部公治命分界所遺田畝器服公皆推與之曰某已竊祿可自給也配黃氏賢而有德累封夫人子四長恭舉進士歷任吏部郎中次從辛酉舉人次明次聰皆習舉子業女二長適賈都御史子麒次適徐都指揮使繼孫男　弘仁弘義　孫女　生

於宣德甲寅　月　日公卒之二月訃至京郎中君將奔歸以　月　日卜葬於　之原荒迷不能述其平生性行而以春辱在姻末屬爲叙次其

槩以俟立言者誌於墓石表於神道者採擇焉於乎其懿行嘉績所不知者亦豈能盡於此哉

贊

壽字爲葉推府乃尊贊

於昭壽星曰有南極耀靈炳煜世永無斁乃有賡成葢得其精保嗇罔壞久視長生復有籛鏗暨周柱史莫究其年色若孺子是維曰壽居五福一得之不易自天申錫郡侯有翁爲士之英受氣南極孰撓其清厥後方昌荷天之祿以介眉壽以受景福

吾郡節推赤城葉一之莅郡踰五年每四月三日值

尊翁誕辰則肅衣冠東望展拜致祝願之忱郡之士李尭卿者乃書壽字以獻曰海天祿壽余因贊於右用識一之遠宦而孝愛之心有如此也

贈太常少卿靳公賛

贈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京口靳公之在温州幕也仁恕廉慎為其守莆田周公所器重事必諮焉而公亦竭誠為之克副其知而利因及於民者多予所最愛者如斷武豪之切娶諭愚民之昧法以及築海塘於沙園古稱奉法愛民者不能過故既去温三十年人猶思之知有其名予登其子清卿之堂獲拜公遺

像猶可想見其風節宜當時之有聞也乃爲贊曰

古有孟博見委宗資亦有成瑨公孝其依休聲茂實庸耀當世先賢事業胡不可繼嗟彼後人淺中狹量匪亢則屈孰趨孰尚乃有如公頴出崛起受知其上靡怠其事害我所去利我所與我任於人惟恐弗勝孰云位卑厥聲孔震流澤豈邇千里膏潤赫赫前烈伊誰專美嗚呼君公而豈獨似

蔣太孺人遺像贊

母氏聖善載於國風亦有賢婦昭列管形維孝與敬女德之常成子以義則閫瀧岡世稱文忠孰知其母

婉娩懿訓崇公焉負嗟母之賢跡亦似之象服玼兮
厥德攸宜拜覲慈容風烈凜然是母是子夫豈無傳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十九終